

生活随想

母亲手中的荷香

■常风祥



在我任教的小学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荷塘。荷花开得不多,荷叶却如一群活泼的孩子,探头探脑地挤满了荷塘。每次从塘边走过,看着黛青色的荷叶,我总会想起百里之外故乡那片浩大的湖,还有低头在绣布上认真绣着荷花的母亲。

站在小小的塘边,静静望着铺满塘面的荷叶,觉得这鲜活的荷叶仿佛穿越时空,落在了母亲绣的绣图上。我情不自禁想起母亲绣荷花的情景,回想她一丝不苟穿针引线时的神情。一片片荷叶、一朵朵荷花、一条条游鱼,在母亲手中的绣布上从无到有,由沉静到灵动,由疏淡到繁茂。淡淡的荷香,仿佛也从母亲手中的绣图上慢慢飘散开来。

绣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母亲习惯从下往上,一步步完成她的绣图。她先从碧波荡漾的湖面开始,绣出层层叠叠的荷叶,待荷叶铺满湖面,再依次往上绣出一朵朵荷花。有的荷花热烈盛放,有的荷花含

苞待放,每一朵荷花,在绣图上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姿态。

绣图主体完成后,母亲便会在湖面点缀游动的鱼儿,在荷花旁点缀飞舞的蜻蜓。有一次,我还看见她在湖面绣了一对嬉戏的鸳鸯,整幅绣图顿时灵动起来,动静相宜,生机盎然。

“绣荷不能急于求成。”母亲总会在低头穿针引线时对我说。绣荷之时,针脚要细密平稳,走线要均匀有力,内心也要平和沉静。绣布之上,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盛放,有的是一针一线细密的勾勒,以及持之以恒的打磨与付出。

一幅绣图,恰似生命的孕育与成长:从最初构思到最终成型,每一步都不能出现大的差池,许多步骤难以返工;偶有意料之外的纰漏,便要及时调整。生活亦是如此,既要如荷花一般积蓄力量,也要似游鱼那般从容笃定,在岁月中砥砺前行。我始终相信,守住初心,一针一线坚持下去,终会迎来花开,遇见美好。

我2015年到这所乡村小学任教,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岁月匆匆,我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如花般的学生。孩子们领悟知识的能力有快有慢,我便因材施教。对领悟快的孩子,我会提醒他们不要骄傲,沉下心来夯实基础,拓宽知识边界;对领悟稍慢的孩子,我会帮助他们逐步建立自信,巩固基础知识,注重日积月累。每当工作时遇到困难,我便会想起母亲一针一线、坚持不懈绣荷的模样,告诉自己: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如果还没有盛开,也不必着急,只要悉心栽培,终会有绽放的一天。

心灵感悟

重阳(外一首)

■王伟

又是一年重阳节
又是一季菊花黄
你从远古走来
你从唐诗宋词中走来
你从古代文人的心中走来
你穿越千年的时空
彰显东方文化悠远绵长

又是一年重阳节
又是一季桂花香
茱萸沾满乡愁
在王维的诗中
读到了思亲的惆怅
在毛泽东的词中
感受到伟人的情怀

又是一年重阳节
又是万里展秋光
登高远眺览万里辽阔
你唤起人们
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置身于广阔的天地间
心胸开阔 秋似春光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你是一个爱老敬老的节日
你是一卷传承美德的诗篇
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
让老人们在夕阳里
感受温馨幸福

菊花

在《诗经》里开过
在《楚辞》里开过
在唐诗中绽放
在宋词中绽放
开在陶渊明的东篱下
开在李清照的闺房边

我花开后百花杀的菊花
此花开尽更无花的菊花
不与群芳争列
在秋风萧瑟的时节
在草枯叶落的时节
在百花凋零的时节
不避冷雨 不畏寒霜
灿烂着怒放的生命

刚烈而冷艳的菊花
你从民间走来
从文人笔下走来
从历史的深处走来
穿越了多少朝代
阅尽沧桑兴衰
一年一度秋风劲
除了菊花 还是菊花



时光烙印

那盘凉拌菜心里的父爱

■飞鸟

秋夜微凉,我追着月亮,跑得满头大汗。从逊母口镇二中跑回园艺场里的家,十来里地,踏着月光,唱着歌,十分惬意。我喜欢独行,一个人最是轻松自在。这个周末本来不打算回家,约了同学去火车站卸煤,挣点钱能贴补家用,或去新华书店买下那本让我多次驻足的书,谁知这次干零活的人太多,没揽到卸煤的活,只好连夜回家。

到家已是夜半,敲门,父亲开了门。父亲比我矮半头,灯光从他背后照过来,衬得他头发愈显稀疏花白。父亲问:“辉,咋这时候回来了?”堂屋桌上座钟的时针指向零点。我说:“晚上写完一大堆作业才赶回来的。俺妈呢?”“恁妈去县城恁华姨家,没回来。”父亲说,“半夜跑回来,该饿了。”我的肚子应景地“咕咕”叫了几声,算是回应父亲。我们都笑了。我去井边洗脸,父亲去厨房弄饭。不大一会儿,父亲端来两个蒸馍、一碗鸡蛋面汤、一盘凉拌菜心、一小盘酱豆。我拿馍夹了酱豆,就着凉拌菜心狼吞虎咽,含糊不清地说:“真好吃!”父亲笑着说:“是真饿了!”父亲做的凉拌菜心,用刚出地的白菜,取菜心切成丝,放盐、蒜末、干辣椒、花椒,浇上一勺滚油激香,再加酱油、醋拌匀,脆生生、甜丝丝、香喷喷,真是世间美味。屋外偶尔传来几声秋虫鸣叫,座钟钟摆发出轻微的“嗒嗒”声,父亲坐在我对面抽烟,烟雾缭绕中,他时不时咳嗽几声。

父亲这一生过得不容易。那几年家里经济拮据,父母苦思冥想,也找不到改善家境的好办法。父亲年少时学过理发,虽搁置了几十年,却是当时唯一可以尝试的谋生门路。父亲置办了整套理发工具,

就在门楼下的小东屋做起理发生意。起初生意萧条,无人问津,父亲便带上理发工具去周边村子,找个空地儿,支起理发摊。父亲手艺好,会刮脸,会打眼,且性格随和,收费也低,没过多久,便不用再出去支摊,上门理发的人络绎不绝。忙碌一整天,父亲的腿脚全都肿了。我偷偷流过泪,却深感无能为力,只能在生活费上精打细算,尽量俭省,周末就和同学想方设法打点零工。

我吃完饭,抹着嘴打饱嗝。父亲说:“不早了,睡吧。”我说:“爸,少抽点烟,老咳嗽。”父亲“嗯”了一声。我说:“爸,明天清早还做凉拌菜心,没吃过瘾。”父亲笑着说:“中,就这个便宜,白菜刚出地,多得很。晌午宰只鸡给你补补,你都瘦成麻秆儿了。”我说:“那晌午还得做凉拌菜心。”父亲打了个哈欠,说:“中,只要你爱吃,不值啥。”我连着吃了好几顿凉拌菜心,还是意犹未尽。回学校的时候,父亲把生活费塞在我兜里。我说:“我还有钱呢。”父亲说:“拿着吧,别太俭省,吃好饭,长身体呢。”回校的路上,我暗暗下定决心,周末一定要抢到卸煤的活,拿到钱,给父亲买包好点的烟。

父亲离开我,已经有二十二年零三个月了。

后来,我在不同场合,哪怕是档次很高的饭店,多次吃过凉拌菜心,却没有一盘比得上当年父亲给我做的那盘鲜美可口。每次吃这道菜,多年前那个秋夜的场景便清晰如昨,让我心潮起伏,久久难平。如今,我越来越不敢吃凉拌菜心。有时看到这道菜,眼圈当即就红了,只好慌忙抬手装作摸额头,悄悄用掌心拭去泪水……